

全民英檢秘笈

■郭岱宗 (英文系副教授)

Any Sequela 有沒有後遺症?

- 一、題目
A: My (1)臉頰 feels hurt!
B: Let me see. It's a (2)青春痘! And there is another one on your (3)鼻尖!
A: (4)那麼 I (5)一定 look very ugly!
B: (6)也還好啦, you are still (7)發育, right?
A: I often have (8)皮膚問題. I've got (9)香港腳, (10)濕疹, (11)雞眼, and I've a big (12)繭 on my right palm! I also (13)長痱子 in summer!
B: OK, you have skin problems, but I have (14)眼睛問題.
A: You (15)有近視, right?
B: (16)不只如此. I also have (17)散光.
A: Then you can have (18)近視雷射開刀.
B: But I'm afraid I'll (19)眼睛看到光圈 after the surgery.
A: Really? Maybe you should (20)到處打聽一下 about the (21)後遺症!

- 二、答案
(1)cheek (2)pimple (3)nasal tip (4)Then (5)must (6)Not too bad (7)developing (8)skin problems (9)athlete's foot (10)eczema (11)corns (12)callus (13)prickly heat (14)eye problems (15)are near-sighted (16)That's not all (17)astigmatism (18)Lasik (19)halos (20)ask around (21)sequelae

- 三、解析
1.「青春痘」是pimple
「瘡」則是boil
2.「鼻尖」是nasal tip
「鼻梁」則是nose bridge
3.「眼睛問題」是eye problem; eye是形容詞, 修飾problem, 所以不可以加s
4. athlete's foot是一個皮膚病的名稱, 因此即使兩隻腳都有香港腳, 仍不可以將foot改為feet
5. callus的複數是calluses
6.「痱子」是prickly heat
「痲子粉」則是talcum powder
7. 有近視的: be near-sighted
「近視」這個毛病則是myopia
所以, I'm near-sighted. = I have myopia.
8. 遠視: presbyopia
老花: hyperopia
色盲: color blind
9. halo: 光圈
a. 視線不清楚時, 東西四周會有一圈光
b. 天使頭上的光圈
10. 後遺症: sequela(單數), sequelae(複數).
副作用: side-effect

- 四、中文
A: 我有一邊臉頰好痛!
B: 我看看, 是個青春痘! 你鼻尖也長了一個。
A: 那我一定好醜!
B: 還好啦, 你還在發育嘛!
A: 我的皮膚不好, 我有香港腳、濕疹、雞眼, 而且右手掌還起了一個繭! 我夏天還長痱子呢!
B: 對, 你的皮膚不好, 我則是眼睛不行。
A: 你有近視眼, 對不對?
B: 不只如此, 我還有散光。
A: 那你可以做雷射開刀嗎?
B: 可是我怕開完刀以後, 看東西會有一圈光圈!
A: 真的? 你可以到處打聽一下, 有些什麼後遺症!

校友動態

陳建璋 傳承硬網技巧

機電系校友陳建璋(93畢), 目前就讀國立體育學院教練研究所, 曾擔任本校硬網球隊隊長, 也獲得過東方盃冠軍, 在大專盃網球及各大比賽皆有不錯的成績表現。他每週四社團活動時間皆返校指導學弟妹動作和技巧等。陳建璋說:「硬網是一項很好的運動, 日後也將盡一己之力推廣並繼續傳承下去。」(吳佩儀)

學海聲音

馮麗卿 兩個兒子同時自本校畢業

土木工程學系助理馮麗卿, 自東吳大學中文系畢業後, 即留任本校服務, 如今已逾25年。她的兩個兒子也因為喜歡本校的教學環境, 分別選擇就讀公共行政系的進修班及日間部, 今年兩個兒子同時畢業, 其中一名還考上本校新成立的高等教育研究所。畢業典禮過後, 她不禁感嘆:「自己當年畢業的情景還歷歷在目, 沒想到一轉眼兩個兒子也畢業了, 日子過得真是快呀!」(熊君君)

馬路消息

鍾凱竹 上Discovery節目談扭蛋

土木系碩二鍾凱竹, 日前接受Discovery的採訪, 於「travel and living」節目中, 暢談蒐集扭蛋的經驗, 將於6月下旬播出。他表示:「蒐集扭蛋是我的興趣, 也是我研究課業之餘, 用來抒壓的玩意兒, 沒想到因此有機會接受Discovery的採訪, 真的是既驚訝又高興。」(熊君君)

海事博物館與我

■蔡淑惠

與參觀來賓, 分享館內模型的點點滴滴;就這樣帶著愉悅的神情, 滔滔不絕地與戶外教學的小朋友, 談述著海上冒險的傳奇故事;就這樣帶著謙卑的心情, 細細地與來訪教官及海軍船長們, 學習著海上航行的實際經驗。也許住後我並不會成為一位水手, 但與每一位陌生的來賓分享我們學校典藏的寶藏, 大聲地介紹屬於我們的驕傲, 於此所習得的各項技能和經驗, 是我在別處無法獲得的。

受到陌生的學弟妹們熱烈的歡迎。幾個以前的同學來參加婚禮, 大家事先約定好, 都帶著球拍前來, 舉辦了一場小型的比賽, 贏的男士就當場換起裝來, 做起伴郎。

事後, 他們總是非常甜蜜地回想起這一段, 幾乎是一個禮拜便要回想起一次的, 結婚2年多了, 從未間斷過, 每一次回憶, 總是可以再翻新出一些之前沒說過的東西, 哪怕是一些細微末節的東西, 兩人也要考據甚久, 甚至不惜打電話給親朋好友以茲求證。

他們一直想有個孩子, 5個月前妻子停經, 兩人欣喜若狂, 到了醫院檢查, 說是沒有懷孕徵兆, 兩人又立刻轉往大醫院檢查, 花了近一個星期的時間, 結果是卵巢長瘤, 起初判定為良性;在開完第一次刀後才發現, 竟是卵巢癌。

「癌細胞進行得相當快, 需要儘快動手術。」醫生如是對他說。

在第二次開刀的時候, 又發現癌細胞已經擴散到其他地方了。

「為什麼會這樣子呢?」妻子不只一次這樣問著自己。

他們現在已經不再回憶結婚當時的狀況了, 妻子忙著對自己提出疑問, 而他則是忙著籌錢。

「我已經不能替你生孩子了。」妻子這樣對他說。

「這已經不再重要了。」他回答。他們甚至都快忘了, 以前的生活重心就是準備一個新生命的到來, 每個假日的購物, 總會忍不住買一樣嬰兒用品, 像是奶嘴、嬰兒服、嬰兒玩具……等等, 之前每個假日的夜晚, 他們也總會精心設計浪漫的晚餐, 為了培養情愫的氣氛。

然, 這些對於現在, 像是嘲笑一般。每當他回到空無一人的家中, 那些一個個原本看起來溫暖的小東西, 竟都變成了惡魔的微笑, 隱隱地透出寒冷的微笑。

為什麼要這樣再也不可能發生的事情如此費心呢? 男人也犯上了愛問自己問題的毛病。大概是那時的自己不知道吧! 誰會如此預料妻子身體的未來竟是這樣呢?

那麼為什麼要對如此不可預知的未來急著掌控些什麼呢? 男人的身體頹喪地陷在沙發裡, 一張原本稱得上俊秀的臉龐, 用一雙微顫的雙拳捧著, 口中喃喃著:「因為那時的我不知道。老天, 原來我什麼也不知道。」

男人將精緻的盒子放在床旁的小桌子上。妻子轉過頭來, 哀求地看著他。男人搖搖頭。「醫生說服用超過標準的止痛劑, 會加速妳身體的虛弱。」男人看了一眼手錶, 還有一個多小時, 他輕聲安撫她說:「再一點時間就可以了, 先忍忍好嗎?」男人脫掉手套, 大掌覆上妻子漸漸縮水的雙頰, 這原本豐潤的雙頰如今也凹陷進去了。

「你的手好冰, 外面在下雨嗎?」妻子顯得過大



圖/謝慶堂

的眼, 憐惜地看著他。

「飄一點雨而已。你看看, 我買了一個東西給你。」男人把盒子拿到她的面前。「這是你婚後第一次買禮物給我。」妻子嘴角微微上揚著。心想, 她似乎從沒送過東西給他, 因為他們總是忙著打點一個新生命的到來, 曾經那是一個多麼真實的盼望, 幾乎用想像她就可以感覺到一個新生命在她肚裡, 甚至懷裡, 甚至懷裡, 有時候她還可以感覺到孩子吮吸她深色乳頭的力道, 那是屬於生命的強勁力呀! 而今, 這全都變成了一個虛無的幻想。

男人努力搓著自己的雙手, 覺得似乎不再冰冷的時候, 才小心地攙起妻子, 好讓她可以親手打開盒子。她緩慢的動作與她的好奇成反比。她先從盒子的兩邊向中間摸索。「很漂亮的綵帶。」她看著他說。

「是頂帽子!」她微微驚訝地說。

「嗯。」男人右手臂環抱著妻子。「店員跟我說這種款式叫做卡布琳。妳喜歡嗎?」「嗯, 其實我以前就很想買一頂像這樣的帽子, 平頂、波浪帽簷, 旁邊綴有粉紅果實和茶色的葉子。」妻子笑得很滿足。

「妳喜歡就好, 我想我們出去兜風的時候, 妳就可以戴著它, 醫生說妳不能吹風的, 要我幫妳戴上嗎?」男人問。妻子點點頭, 說:「我太任性了嗎? 可是我希望我們可以一起去兜兜風, 你知道的, 我們沒有一起去兜過風。」「我知道。」「好看嗎? 適合我嗎?」妻子有些焦急地問。「我去拿鏡子給你。」男人說著站起身來。

「不要! 請你不要。我只想聽你說。」妻子垂下眼, 聲音越來越小。男人細細端詳起來, 寬大的帽子幾乎快蓋住妻子的整顆頭, 沒有血色的削瘦臉龐, 細細地頂著美麗的帽子, 男人看著妻子仍盼望著的眼, 情不自禁地說:「很美。」

轉眼間在這依山傍水的小鎮住了兩千多個日子, 經歷過的往事歷歷在目, 可媲美一千零一夜的故事, 其中與海事博物館的相遇最令我難忘。海事博物館坐落於校內, 背對著陽明山系, 面向著淡水河, 看起來就像一艘揚帆而起的船隻, 建築造型非常特別, 緣分就是來得這麼巧, 在一連串的因緣際會中, 研二時我成了海事博物館的導覽人員。

剛加入海博館行列時, 就像個大一新般什麼都不懂, 舉凡各式戰艦、帆船模型、航海儀器等, 完全都不認識, 也從未接觸過, 看到滿滿的六十多艘模型船與各種奇形怪狀的航海儀器, 對於記憶力不好的我來說, 實在沒把握能記住每一艘船的相關資料, 更遑論做好導覽工作。還好經由館員的指導訓練, 及與同學們切磋琢磨, 逐漸熟悉所有船隻背後的故事, 學會欣賞每一艘船的外型特色, 因為瞭解而喜愛, 因為喜愛而更加投入, 盼望介紹校內的珍寶給更多人認識。於是, 就這樣帶著共享的真情, 慢慢地



■甲的狗

下著雨的街道總是泥濘。

一個男人手中提了一個精緻的大盒子, 為了躲雨, 轉進一間PUB裡。

男人的臉上因乾冷的空氣, 而略為脫皮, 一張算深色的臉, 隱約可見白花花花的臉皮, 不連續成一小塊一小塊地散著整張臉。一個人的臉的模樣, 竟可以如此模糊了起來。

燈暗, 音樂下得重。男人一個人走到了最裡邊的角落, 隨意點了一杯酒。坐著, 連菸也不抽地靜靜坐著, 像是在等著什麼。也許是等一個人, 也許是等雨停。

男人的手很大, 帶著的黑皮手套似乎並不打算脫下來。粗黑的右手食指, 沿著盒蓋輕巧來回撫摸著。他的眼睛望著窗外的大雨, 玻璃窗上一條條蜿蜒的雨痕映照在他的臉上、身上、手上、盒子上。

一個高挑的女人在他對面的位子坐下, 抹得火紅的唇模模糊糊地蠕動著。他們像坐在兩個世界裡的人, 靠得如此近, 卻找不到交集, 即使是一個字。女子倏然地離開, 男人始終在自己的情緒裡。

雨漸歇, 男人提起精緻的盒子, 離開這張仍放著一杯滿酒的桌子。

像一支孤單的影, 在大街上走著。有些細碎的雨絲打落在他的身上, 但是男人仍舊往前走著。

「落地門向兩邊開了。男人往裡頭走去, 中途經過許多的走廊和門。」

「余先生, 來看你太太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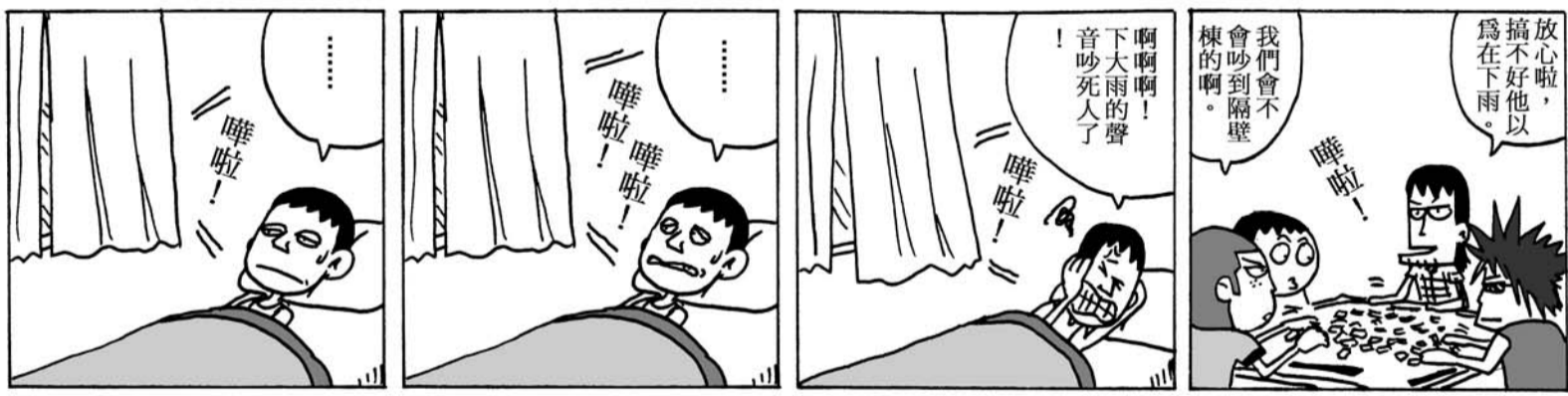
「喂!」男人點點頭, 隨即轉開眾多門中的其中一扇。

他們是在大學的時候認識的, 在軟網社, 兩個人都是初學者, 被分配在同一家, 因為學校場地缺乏, 而社團又無控制入社人數, 所以造成因練習機會過少而大量流失社員, 最後他們這一家, 就只剩下他們兩個新社員。寒訓的時候, 很自然的就是他們一組, 天天在一塊練習。

也沒想過要跟對方談戀愛, 但是一切就這麼自然而然。大三的時候, 一個社長、一個副社長。畢業後, 婚禮的場地就選在以前學校的網球場上,



■高商議



校友寫真 投資國片一舉拿下亞太影展最佳影片

搖滾副機師石覺 執著電影夢

【記者陳泊村、林靜雯、陳淑文聯合專訪】你能想像有人可以白天開著飛機, 載送往來於亞洲各國的旅客, 晚上卻又出現在Pub彈奏貝斯高歌, 而且投資國片又能一舉拿下亞太影展最佳影片嗎? 他就是大傳系第三屆校友石覺。



(記者陳泊村攝)

其實, 一開始石覺不是開飛機的, 跟許多社會新鮮人一樣, 都處於工作的摸索階段。他白天在緯來傳播公司擔任剪接工作, 晚上則在pub駐唱, 但幾年下來, 疲於奔命的生活, 薪資卻未相對平等。在一次表演中, 偶然從幾位空服員口中得知機師培訓的資訊, 發現機師一個月的工作天數少卻可擁有十幾萬的高薪, 雖然十分清楚自己已過了免費受訓的年齡, 但他還是毅然決然地在29歲那年, 自掏腰100萬台幣, 前往美國受訓8個月, 回國後順利考取機師, 至今已開了10年的飛機。

石覺回憶起在美國受訓時一段驚險過程, 那次他從紐奧良飛往阿拉巴馬, 飛行前的檢查都沒問題, 一起飛卻發現油表急速下降, 緊急詢問塔台, 卻找不到適合的跑道可以降落, 最後不得已迫降在田裡, 大約差個15秒, 他就要跟世界說再見了! 在那生死一瞬間的關鍵時刻, 腦子裡不斷浮現過去的種種, 包括親人、情史, 迫降後餘悸猶存的他, 馬上買了電話卡打長途電話回台灣跟媽媽說:「我愛您!」

當了副機師的石覺, 並未忘懷自己對歌唱的熱情, 於是他投資開了一間名為「Oldie Goodie」的pub, 並組了一個樂團, 取名也叫「Oldie Goodie」, 意謂又老又好。不開飛機時, 石覺一有空就住自己的pub跑, 偶而也演唱西洋老歌, 希望能讓聽眾沉浸在美妙的旋律中。

石覺對歌唱的熱情是其來有自的, 他就讀復興高中時即開始和朋友到處駐唱, 因此在民歌界略有名氣。就讀淡江時, 他曾獲得「金韻獎」獨唱組第2名, 也在各民歌西餐廳或Pub駐唱。也因為他天生

的一副好歌喉, 讓他有機會協助當年紅極一時的歌手葉瑷菱的錄製合音。另外他也與其他二位機師同事, 組成航空界頗有名氣的「華信大樂隊」, 曾在「國際飛安年會」等國宴場合上表演, 並曾受邀在華航機棚為陳水扁總統獻唱「Stand by me」。

沒有想過要去當歌手嗎? 石覺笑著說:「我不認為我是一個適合當歌手的人, 我了解當藝人的生活型態, 而我非常明白那並不是我想要的。我把音樂當成是平衡生活用的潤滑劑, 用很輕鬆的態度去面對它。」

除了歌唱之外, 拍片的夢想也一直在石覺的腦海中縈繞不去。大學時即偏愛電視、電影方面的課程的他, 曾在系上的影棚實習媒體擔任助理, 跟同學拍過許多影片, 這些拍片過程是他最難忘的大學回憶, 一直以來, 想要拍片的念頭從來沒有斷過, 於是在前幾年投資製作國片「台北二一」, 由中影出品、導演楊順清執導、影星林孟瑾主演, 且一舉拿下第49屆亞太影展最佳影片。最近他還參與國片「我的逍遙事件」的編劇過程, 由寶智孔、林孟瑾主演, 年初已在各戲院上映。

問石覺當機師、開pub、投資國片這三者與他的關係, 石覺笑著說:「開飛機背負著許多人的性命, 需要以嚴肅的心情去面對, 唱歌是我生活的潤滑劑, 而拍片卻是我的理想。」今年可能升任正機師的他, 對於夢想, 依舊十分執著。眼神發亮的他, 對於未來, 仍像小孩般般地憧憬著。敢於做夢、敢於實踐的石覺, 正以自己的步調, 一步一步地朝自己的理想邁進, 40歲的柏拉圖, 才正要開始!